

佛理·唐音·
古典美学

姜光斗 著



佛理·唐音·古典美学

姜光斗 著

南 京 出 版 社

目 录

序·····	卞孝萱 (1)
老子美学臆札·····	(7)
论皎然的诗歌美学·····	(24)
论苏轼的散文美学·····	(37)
冯梦龙美学思想推衍·····	(50)
论佛教思想对谢灵运山水诗文的影响·····	(64)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	(77)
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	(95)
论蒲松龄与佛教思想·····	(106)
论杜审言近体诗的历史地位·····	(117)
王维山水诗艺术浅探·····	(129)
王维辋川诗面面观·····	(145)
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	(168)
杜甫《秋兴八首》艺术谈·····	(175)
论《琵琶行》的思想和艺术·····	(189)
论贾岛的诗歌艺术·····	(197)
韦应物评传·····	(211)
后 记·····	(306)

序

卞孝萱

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中，我与姜光斗同志相识。共同的政治立场和共同的专业爱好，使我们比一般的朋友有更多的共同语言。1991年5月，我们都参加“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光斗同志将他所著《佛理·唐音·古典美学》全稿给我看，并告诉我即将出版，嘱为撰序。作为该书的第一个读者，对此是义不容辞的。

《佛理·唐音·古典美学》分三个部分，共收文章十六篇，从老子到冯梦龙、蒲松龄，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光斗同志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过细的研究，并吸取了古今有关论著的精华，予以补充、完善、发挥、深化，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确是一部精心之作。今将该书的重点，向广大读者介绍如下：

“古典美学”部分：

《老子美学臆礼》在肯定老子创建虚静论的前提下，对几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如“五色令人目盲”、“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美之与恶，相去若何”、“有无相生”等）重新进行探讨，提出新的看法。由于老子的虚静论符合审美规律，深得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的赞赏，并与其创作、鉴赏经验

和理论认识相结合，发展成完整的审美心胸的理论，指导着各种艺术实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论皎然的诗歌美学》 皎然在美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先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范畴——意境。皎然以意境论作为他的诗歌美学核心，统领住许多具体论述，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系统，虽还很不严密，后经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王士禛、叶燮、袁枚、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引申、发挥、创造，终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境论，从而对世界美学理论宝库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

《论苏轼的散文美学》 从五个方面对苏轼的散文美学进行了论述：（一）内容上追求济世伐病的实用美，（二）风格上追求行云流水的自然美，（三）描写上追求达理传神的意境美，（四）立意上追求新颖自制的独创美，（五）不惮艰辛地追求艺术美。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苏轼，对于艺术美的创造出于艰辛这一文艺创作规律，从很多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总结出很多闪光的美学观点。

《冯梦龙美学思想推衍》 冯梦龙以真（情真、事真、理真）与善（导愚、适俗）作为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凡是符合他对真与善的要求的作品，都认为是美的；反之，即认为是丑的。冯梦龙有时分不清人性解放与封建规范的界限，分不清自由性爱与放纵情欲的界限，作品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色情描写和封建说教，使其美学思想蒙上了一些灰尘。

作者有意从哲学、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不同层面选择了四位极有代表性、极有影响的美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看出作者意欲全面地探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规律的雄心。

“佛教文化”部分：

《论佛教思想对谢灵运山水诗文的影响》 论文指出，谢

灵运的山水诗文所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在山水诗文中，用了很多佛语和佛典，以宣扬他的出世思想；（二）在山水诗文的景物描写中，渗透着较浓重的佛理；（三）佛家观物与诗家审美观照有某种相通之处，谢灵运的审美方式受到佛学的很大启发，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山水诗人。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 王维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与禅宗僧人有广泛交往，具有比较浓重的禅宗思想，其特征是：（一）前期受北宗禅影响较深，后期受南宗禅影响较重，从而造成他南北宗兼修，渐修与顿悟并重的特色；（二）王维是在家居士而非出家僧人，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因而他在信仰禅宗的同时，也信仰净土等其他佛教宗派；（三）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融在一起。

《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 李白诗歌中表现佛教意识的诗有两类：一是运用佛语与佛典直接阐发佛理；二是在景物描写或空灵明净的意境中渗透出禅味、禅趣，这是从禅宗“镜花水月”，不执于物的观察世界的方法移植过来的审美方式的自觉运用。

《论蒲松龄与佛教思想》 蒲松龄的佛教思想为禅净双提，三教同赞，与李贽、袁宏道等一脉相承。他曾在作品中宣传禅宗、尤其是净土宗的理论，并借用佛教词语、典故作讽世语。蒲松龄揭露妖僧秽行，是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不是反佛。

中国古典文学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极深，学术界逐渐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作者有志于此，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我期待着光斗同志今后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唐诗艺术”部分：

《论杜审言近体诗的历史地位》 在初唐，杜审言是以全力创作近体诗的重要诗人。其作品格律精严，足为后代模式。诗风壮阔雄浑，对矫正六朝积习，起了积极的作用。某些写作技巧（结构严密完整，字句工巧自然，设色富丽和谐等），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杜甫吸收融化了杜审言的长处，又作了重大发展，成为“诗圣”。在一般文学史上，杜审言颇受冷遇，是不公正的。

《王维山水诗艺术浅探》 苏轼只认识到王维山水诗融化了绘画艺术的一面，未体会到它也融化了音乐、书法艺术的另一面。论文从“浓淡相配，随类赋采”、“动静相衬，宫商迭奏”、“应物象形、景与情偕”、“经营位置，虚实相生”、“概括集中，气韵生动”、“精工自然，风清骨峻”等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比前人多有创获。

《王维辋川诗面面观》 逐一探讨了王维辋川诗的渊源所自、思想内涵、审美情趣、艺术风格、形式特征、语言特色、历史地位以及深远影响等各个层面。王维取前人之长，创造出情景相偕、理意俱融的新型山水田园诗。以王维为首，一批盛唐诗人围绕着他，形成诗派。从唐至清，影响至为深远。王维辋川诗冲淡空灵的艺术风格，还导致了司空图诗歌美学理论的形成，启发了严羽“妙悟说”的诞生和王士禛“神韵说”的建立。

《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 论证韩愈奇险诗风的形成，主要受李白的影响，表现在：（一）李白的浪漫主义对韩愈影响巨大，韩学其精神、方法而不袭其貌；（二）在对雄伟、高大、神奇、瑰丽、悲壮的意象追求上，李对韩影响很大；（三）在以文为诗，诗句散文化方面，韩也深受李的影响；（四）李白最擅长的七古与五古，对韩愈产生积极影响。

论文有说服力，从而否定了赵翼认为韩愈受杜甫影响最大的主张。

《论贾岛的诗歌艺术》 苏轼的一个“瘦”字，概括不了贾岛的全部诗作。贾岛不仅创造幽深细密、寂静凄苦、诡异生涩的境界，还创造了平淡自然、孤绝高远、清新秀丽甚至雄健苍劲的境界，题材虽较偏狭，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风格，在纠正当时腐熟淫靡的诗风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应该全面地看贾岛。

《韦应物评传》 为作者精心之作。韦应物资料缺乏，此评传在学术界已有考证的基础上，肆意穷搜，在严密排比韦诗的同时，重加考订，勾稽出传主的生平出处，评述了传主每一个时期的诗作，为解放后所发表的三四种《韦应物评传》中最详密的一种。

光斗同志的唐诗研究，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如集中不少论文，均将某一诗人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长链条中来考察，即是明证。从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来看，亦较多样，既有重要作品的单篇深入发掘，又有重要诗人的综合评论、重要问题的重新探讨；既有诗人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的细密考证（此类论文未收入本书），又有长篇的评传之作。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长枪短棍，各种兵器都学着使使，以提高自己的素质。”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佛理·唐音·古典美学》的特色是对问题的全面考察，结论的实事求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光斗同志在评论王维辋川诗之前，先利用学术界考证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的成果，弄清地域。在阐述皎然的诗歌美学之前，先将王昌龄的“诗有三境”说与美学范畴的“意境论”区别开来。在撰写《韦应物评传》之前，先弄清传主生平，对已有的考证成果，择善而从；对

时人考证不足之处，重作考证。这些事例，都可说明光斗同志谨严的治学态度。

《古典美学·佛教文化·唐诗艺术》的优点是文字流畅，引人入胜。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传诵千古的诗歌名篇，光斗同志的《论〈琵琶行〉的思想和艺术》则是语言优美的论文佳作，写学术论文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真是难能可贵。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初于南京

老子美学臆札

一、老子的哲学体系

老子美学之难于把握，是因为他的美学思想是从属于他的哲学体系的，而老子的哲学体大思深，颇难把握。因此，要透彻地理解他的美学思想，必须先了解他的哲学体系。

《老子》一书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地探讨宇宙本体的哲学著作。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最高本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二十五章）

意思是说，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产生之前就存在了。它无声无形，没有东西能与它匹敌，变化始终而不失其常，循环运行而不发生危险，可以算做天下万物的根本。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称它为道，勉强给它个名字叫做大。从大处去看它，它越逝越远，无法把握住；从远处去看他，它又越返越近，具于人之身。

这个“道”，既象是物质的，又象是理念的，是一个介于物质与理念之间的模糊概念。对于这个模糊概念，随着不同的解释和角度的变换，老子又称之为“无”、“玄牝”、“玄德”、“惚恍”、“一”、“大”、“大象”等。因为在老子

看来，“道”本来是不可命名的。如果一定要勉强给它命名，那么，随便叫它什么名称都可以，只要不违背它的特征。

“道”的特征是什么呢？《老子》书中有具体的描述：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的根本表现就是“无”，但“无”并不是空虚得一无所有，其中确实有“象”，有“物”，有“精”，但又并非肉眼所见之一般具体之物。它是确实存在的无形无象无声之物，万物都是从它那儿产生的。

“道”是如何产生万物的呢？《老子》书中也有具体的论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老子在这儿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用“阴阳”与“和”的范畴，将他的这一深刻认识，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个阴阳与谐和的理论，对于老子美学，至关重要，直接从它派生出老子许多辩证的美学观点。

老子认为，“道”不仅产生万物，还保护、统帅万物：

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五十一章）

意思是说，道产生万物，德畜养万物，使万物成长、发育，使万物成形、结实，道爱养万物、庇荫万物，只是生养而不占有，只是推动而不居功，只为尊长而不宰制，这是最深远的“德”。老子认为，道对于万物的一切作为，都出于自然，出于无心，因而道对于万物没有占有欲，也没有宰制欲，体现了

道所具备的极其深远的德。

于是，老子从“道”的这种德性，推演出他的一整套宇宙规律论。老子强调，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以不占有的手段达到彻底地占有，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目的：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

是以不去。（二章）

最后的结果是“不去”，永远不会失去，即彻底地占有，但是它的手段必须是“不有”、“不恃”、“弗居”。手段是消极的，但结果却是积极的。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二十七章）

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

由此可见，无不为才是老子的根本目的，根本态度，只是要达到它，必须采取无为的方式。正因为老子强调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所以他坚决反对一切世俗的人为（也包括人为的美。）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二十九章）

老子认为，越是人为，就越是背离目的。这样，他就极力主张用阴柔的手段去处理一切事务：

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七十八章）

老子之书，前人也早就指出，是“人君南面之术”，是一种统治权术。表面上的消极无为，掩藏着骨子里的积极无不为。王弼《老子指略》中说：“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有其治而乃乱，保其安而乃

危。后其身而身先，身先非先身之所能也；外其身而身存，身存非存身之所为也。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功之母而已矣。”（《王弼集校释》）王弼总结出老子的成功之母就是“功不可取，美不可用”八个大字，就是无为，就是阴柔术。

无为观作为自然科学的总结，在老子所处的社会条件下，在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水平上，是很了不起的。这说明老子已经初步认识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首先必须合乎规律，然后才能合乎目的，目的性寓于规律性之中，掌握规律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说明老子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掌握必然，才能通向自由。它与荀子的“人定胜天”观并不矛盾。只是荀子从人的主观方面着眼，老子从物的客观方面着眼，各有所侧重、各有所强调罢了。而阴柔术（亦即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社会观、一种政治权术来看，固然显得异常狭隘、片面，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无用处。西汉初期六七十年间，黄老之学大行，统治阶级主要采用了老子的阴柔术来统治，还真的就出现了为历史学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况且，历代封建帝王所采用的、作为高压政策的对立面和补充物的怀柔政策，不也是从老子阴柔术发展而来的吗？这不以社会实践证明了老子所总结的阴柔术，即使应用于社会政治，也确实具有合规律性的一面，确实具有它的合理内核吗？

老子的本体论、规律论，决定了他的方法论。从无生有，从一生万物，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以柔弱胜刚强，这就决定了他在方法论上必然强调虚静，反对躁动：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十章）

意思是说，形体和灵魂合一，就能不相离失了吧？专一纯

固，守住冲和之气，排斥刚强，致力于柔和，就能象婴儿那样纯洁了吧？清除一切杂念，虚心深入静观，就能没有瑕疵了吧？这种清心寡欲、排除杂念、虚心和气、静观默察的方法，最适宜于去把握寂寥恍惚、无形无声的“道”：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十六章）

意思是说，一定要使心灵空虚到极点，使精神沉静到极点，才能在纷纭复杂的万物的生长发展过程中，把握住它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规律——“道”。

“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作为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因为它只注意直观，排除了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的方法，却是非常精彩的，具有无比巨大深厚的潜力，为后来中国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这留待下文详论。

总之，老子从无生有、从一派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引导出他的以无为来达到无不为、以柔弱战胜刚强的自然规律论，再引导出他的清除主观杂念、虚心静观默察的审美方法论，形成了他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把握了他的哲学体系，再来研究他的美学思想，就比较容易了。

二、对老子几个重要美学命题的重新探讨

〔五色令人目盲〕这是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一串美学命题，它集中在《老子》第十二章中：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
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不少学者仅根据它的表面意思，认为老子是一个艺术取消派，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老子为了批判统治者声色享受的激愤之辞。笔者认为，后者固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将这段话和老子整个哲学体系联系起来研究，才能得其要领。

上面说过，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最高本源，“道”就是“无”，“无”能生万物，因此自然的规律应当是以无为来达到无不为，任何世俗的人为都是不合规律的，也就不合目的，必然会失败。人为的美也同样背离了美的目的，破坏了自然的美，无为的美，达不到真正的美，因此也就不是美，所以老子坚决反对。

老子决不是美的取消派，这从他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中，可以窥见消息：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甘其食”、“安其居”，还可以说是“圣人为腹不为目”；而“美其服”、“乐其俗”，应该是属于审美范畴的了。尽管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返朴归真、简陋淡泊、接近于道的朴素美，但毕竟是一种美啊！更何况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后代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中，还发展成一种超越其他风格的最高层次的美呢！

老子还喜欢用情欲未萌的婴儿来比喻他的淡泊情怀，于此亦可窥见他的审美情趣：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五十五章）

赞美婴儿还不会发出笑声时那种天真，赞美婴儿终日啼哭并不力竭声嘶时那种和谐，可见老子所追求的是一种淡泊无欲、天

真自然的美。

老子还常常喜欢用“朴”来比喻他所赞美的事物：

敦兮，其若朴。（十五章）

见素抱朴。（十九章）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

“朴”是未经雕琢的素材，老子把它和敦厚（敦）、单纯（素）、永恒的德（常德）联系起来，可见老子对它的欣赏和赞美，这也间接地表现了老子的审美观。

〔大音希声〕老子在研究“道”的规律时，曾强调指出“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所以，“大”是“道”的表现。“大”的具体内涵是：“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无味，无形，无声，而用它却永不枯竭。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老子》书中出现了一系列带“大”字的哲学命题，其中有些又是美学命题：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如果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很可能得出“没有声音的音乐，才是最大的音乐；没有形象的形象，才是最大的形象”的结论，从而认为老子否定音乐，否定形象，或认为老子是美的神秘论者。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官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官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

非大音也。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音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故执大象则天下往，用大音则风俗移也。”（《王弼集校释》）

王弼这段论述，是深得《老子》精义的精采发挥。尽管他主要阐发的是“道”的精深含义，但也因为这样，他才对“大音希声”和“大象无形”两个命题的底蕴阐发得特别透彻。首先，他指出，大音是“不宫不商”的，大象是“不温不凉”的，也就是说，大音、大象都没有任何具体属性，也就没有任何局限性。否则，非温则凉，非宫则商，“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就不全不粹了，也就不是大音和大象了。由此可见，大音是指超脱宫、商、角、徵、羽五音的音乐规律；大象是指超脱金、木、水、火四象的形象规律。其次，他又指出，一方面，没有具体的四象、五音，大象、大音的作用也就无从体现出来；另一方面，虽然万物通过四象显现出来，但并不拘限于四象，所以大象的作用能充分发挥而畅通无阻，虽然大音通过五音表达出来，但并不执着于五音，所以五音的作用能充分发挥而达到顶点。王弼出色地阐明了具体的音、形跟音乐、形象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出色地阐明了老子原命题的模糊处，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老子“大音希声”和“大象无形”的命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联系老子哲学体系来看，既然“道”的规律是无为而无不为，那么，从无为这方面说，大音必然希声，不宫不商，不受任何具体声音的限制，大象必然无形，不温不凉，不受任何具体属性的限制；从无不为此方面说，正因为大音和大象摆脱了具体声音和属性的限制，表现了规律性的东西，它就最完美、最纯粹，最合规律最自由，无往而不畅通了。大音和大